

名家随笔



作者简介:葛水平,山西省文联主席,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,中宣部文化“四个一批人才”,中篇小说《喊山》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。曾担任电视剧《盘龙卧虎高山顶》《平凡的世界》的编剧。

■ 葛水平

故乡的腊月天充满了年味儿。年的盛典是乡人用脚力和体力走过来的,一年辛苦,左兜右转年近了,该磨豆腐,该杀猪,该宰羊,丝毫都不敢含糊。村庄被年味儿罩得雾气弥漫,这样的热闹是时刻与民众的生活紧密连在一起的热闹,也是稼穡父母春播冬藏的盛大典礼,更是人生五味甘苦的春华秋实。

“奶、奶,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过年。”流传已久的民谣让孩子们对过年的期盼热切。午后或是黄昏,耳畔偶尔会传来一声鞭炮的响亮,惹得在胡同里劈柴的老汉一声嚷怪:“这是谁家孩子?怎么抢年过呢!”

腊月天,街上的闲人多了起来。人们开始频繁地赶集,将刚赚了一年尚未捂热乎的钞票去换两双小孩的鞋子,家里急用的铁锅,两瓶白酒、一捆海带和几斤粉条,当然也忘不了捎回过年必备的香纸蜡烛和鞭炮。

“吃了腊八煮(粥),还有二十天零两宿”。天气滴水成冰,人们心里却热气腾腾。大人们进了腊月门就不能说脏话了,不能因为莫名其妙的情绪裹挟了年,更不能因为来路不明的脾

气漠视了年。少年时的梦境,在没有历史记载的时间里已经展现在时间中,世事万物的幻变,梦境永远停留在天空,每个人都微笑着,人类理想生活的最高境界正是产生幸福的笑靥。

腊月

气漠视了年。

腊月里的巧女子们除了蒸花馍还要蒸面鱼,取“年年有余”之意。过年的面食中必不可少年糕。年糕有黄、白两色,象征真金白银,又称“年年糕”,与“年年高”谐音。

民间有诗曰:“年糕寓意稍云深,白色如银黄色金。年岁盼高时时利,虔诚祝望财临门。”有钱没钱宰猪过年。喂了一年的猪,一旦做出了决定,女主人往往会变得悲喜交集。喜的是辛辛苦苦喂大的猪终于可以换成钱了,一家老小的新年衣裳、正月里招待客人的菜肴,以及来年春天修缮房子的花销都有了着落。若是再周到点,兴许还能攒下二三十元呢。悲的是一家子突然就要少一口,牲畜可顶农家一等一的好劳力,年头年尾说没就没了。一时悲戚,晌午头给猪拌几把麦麸,半夜起来再添一瓢,明天要出圈了,心里头锥子刺得那般疼。

有人傍晚就着天光点豆腐,提了木桶,用马勺往熬得热气冲天的铁锅里舀浆水。远处空地上有猪叫声传来,看点豆腐的人们就拥向了那一块空地。猪被吊在一棵龙爪样朝上伸展开来的梨树下,只见“屠夫”把放完血的猪放在锅台上,用瓢舀起锅中的开水,一边哗哗地往猪身上浇,一边喇喇刮毛,不过猪脊梁上的鬃毛是不能用刀刮的,需用一块布满孔洞的“浮石”一撮撮往外拔。因为猪鬃可以制刷,自古以来便是“屠夫”的“小礼”。

永远没有准备就绪的时候,准备着就到了腊月二十三,俗称小年,该祭灶了。

早年间过小年家家户户都要用麦秆编一只草马,草马是灶王爷的坐骑,马脖子上系铃

铛,灶王爷走时,一咕嘟火烧了。腊月二十三要回天庭汇报工作,走前还要给灶王爷吃甜饭,好让他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听话,来年多给人间一些风调雨顺的日子。

大人们说有灵醒夜寂静时还能听到灶王爷叮叮当当的出行声。

打小记忆中灶王爷的画像上印有二十四节气,是用以查询节气,指导农时的晴雨表。

小年的来历虽然年年讲,但孩子们是小和尚念经——有口无心,一边吃着饺子,一边追问灶王爷的来历。

“灶王爷爷本姓张,一年吃碗烂面汤”。

对灶王爷的理解很微妙,我一直认为灶神就是自己的一家之主:父亲母亲。一年劳作,年节所敬,敬完神也该敬敬自己了。一个人和他自己够不够近?一个人和他自己的距离够不够远?敬奉我们自己,一碗冷粥筷子插得周正,距离就来了。人和人的对抗在这里变得清晰和残酷起来,所有活着的生命中,或许只有灶神最清楚生命最本质的改变,从埋锅造饭始就该懂得节俭,主灶的人冷锅冷饭一口,而灶膛里的柴火升起来,无疑意味着日子过下去真正的狂欢。

没有比此刻更动情的黄昏了,一匹草马举在月影下,日出和日落的距离,看不见更容易想象,那是一种灿烂的意象,当仰起头时最灵醒的那个人是谁?少年时的梦境,在没有历史记载的时间里已经展现在时间中,世事万物的幻变,梦境永远停留在天空,每个人都微笑着,人类理想生活的最高境界正是产生幸福的笑靥。所有人的微笑,说明人们在迎接春节的到来时,已经遣弃了一年的苦寒。

园中景

徐建军摄



心灵舒坊

那些老人让我懂得,如果你热爱生命,你的黄昏便和清晨一样光鲜,你的生命就没有天涯。

腊月,下午四点的阳光

■ 朱成玉

北方的腊月,每一天都很脆很短,像掐头去尾的芹菜,在闪亮的瓷盘里晶莹欲滴,尽展妖娆。

下午四点的阳光,依然很刺眼。很多事物被镀上金辉,多了些思索的味道。

必须交代的背景是,北方的,腊月的,下午四点的阳光。三个定语如同三顶帽子,扣在太阳的头上,却依然无法掩盖那灿烂的光华。

在北方的腊月,下午四点便是黄昏。是一天的天涯。

在这个天涯,我哀伤遍地。我既怜悯庸人的浑浑噩噩,老守田园,又慨叹雅者的曲高和寡,知音难寻。

仕途上的失败,情感上的挫折,使我在在这个冬天感到格外寒冷,灵魂里冒着丝丝凉气。我总想伸出手去,想抓到某些温暖的事物,烤烤手、暖暖心。于是,我看到他们,冬冬里最灿烂的颜色,一簇最旺盛的火——那些扭着秧歌的花枝招展的老人们。

他们舞蹈着,把寒冷甩开。那些热爱生命的老人,让我在这个冬天格外温暖。每天,我都会隔着窗子看到他们,每一次,他们扭完秧歌,都会结伴拿起扫帚,打扫小区的各个角落。他们中有很多腿脚都不灵便了,干活的时候显得有些吃力,但他们笑语盈盈,充满活力。他们总是说,到处干干净净的多好!

这些朴素的心灵,在我的心头洒下阳光。我想或许我没有幸福,但我至少会成为一些流通的货币,在幸福的人手中传递。那些幸福,如此迅疾地传遍全身,输满记忆的血管。想起某个电视剧里的话:“生活就该这样啊,认真地吃饭、睡觉,认真地恋爱、幸福,认真

地悲伤、释然。”

在我居住的小区,有这样一个老人。每天早晨晨练的时候,我都会看到他在扫大街。彼此虽然没怎么说过话,但经常见面,也算熟络了,每次都会点下头打个招呼,日复一日。

老人的脸上有一种如同海水浸泡过的坚韧,胡须拉杂,说话时看不清是胡子在动,还是嘴唇在动。老人穿得很破旧,但在他脸上,却看不到一点悲苦的神情。每天天刚蒙蒙亮就来大街上工作,有时候配合着公园里“喊山”的老人狠狠地吼上两嗓子韵味十足的京剧,小区里的人们在他的“京腔”里慢慢醒来,舒展着身体,开始了新的一天。

那天,学校的广播里放着那首节奏感极强的《当兵的人》,我看到他把手里的扫帚当成了指挥棒,在那里忘我地打起了拍子。我想,那天老人的家里一定有什么喜事吧,是儿子升官了吧,是孙子考试拿了第一吧,是老伴的病终于治好了吧?……不管是什么原因,我都被他快乐感染到了。

和他比起来,其实更应该快乐的是我。我有体面的工作,有车有房,可我为什么高兴不起来?每天穿梭在人群里,为什么总要以冷脸示人呢?归根结底,是因为那颗心被束缚了太多的贪念,总想着更多,所以轻快不起来,无法自由自在地去飞。

老人手里的把那把扫帚,我愿意叫它“四分之三拍的扫帚”,它扫掉了我心头的贪念和浮躁。我的脚步快了,我是心灵轻了,第一次,我有了欲飞翔的轻灵之感。

那个夜里下雪了,第二天清晨,我走在小区干干净净的街道上,看到了老人们堆的几个大大的雪人!生命多么美好,哪怕在这只有黑

白两种颜色的天地,哪怕在这冷却了所有翅膀的冬天。在我清亮亮的心里,这些雪人永远不会融化,哪怕是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。

我昂首走过了那个艰难的冬天,不再哀伤地望着下午四点的夕阳,我知道,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轨迹,无论是喷薄而出的年少,还是如日中天的青春,最后都将急急地奔赴晚年,夕阳西下,做一片缓缓落下的叶子。缓缓落下的叶子,也可以随着风儿舞蹈。就像眼前的这些老人,有些笨拙地扭着秧歌,但却那样认真,一丝不苟,里里外外透着生命的不竭气息。

下午四点的阳光,终于安歇,不再挣扎。因为它知道,每一天都是一个生命的演练,就连夜晚的睡眠也不过是死亡的预演。轰轰烈烈也好,安安静静也罢,终要仔细地去度过这分分秒秒。

这滚烫的落日像一只即将熄灭的烟斗,在熄灭之前还要被世人狠狠地吸上几口,留到夜里提神醒脑。当它平心静气地熄灭自己,便不再令人感到悲伤。

那些老人让我懂得,如果你热爱生命,你的黄昏便和清晨一样光鲜,你的生命就没有天涯。

日子短了,不自觉地就懂得珍惜时间了。在变短的日子里学会了精打细算,日子反倒精致了许多。日子短了,我们还会把它神开。人生短了,我们却可以以自己的背影拉得很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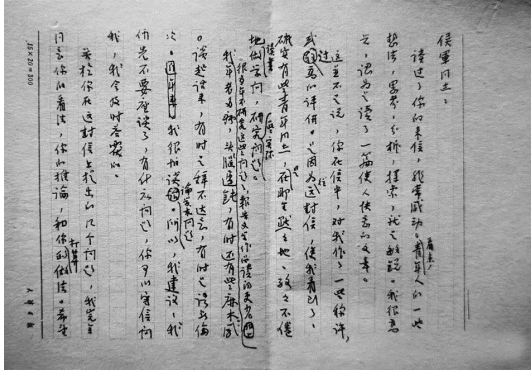
(作者简介:朱成玉,男,黑龙江人,1974年生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鲁迅文学院第33届高研班学员。《读者》《特别关注》签约作家,教育部十一五语文课题组专家。出版有《一生只有七天》《给痛苦一个流淌的出口》《向美好的旧日时光道歉》等文集。)

从这次书信往还中,我不仅真切感受到孙犁先生谦逊的品德与宽容的胸襟,更深深感受到他对青年人的真情扶掖与悉心呵护。

追忆大家

重读孙犁系列随笔(一)

给孙犁先生提“意见”



孙犁给侯军写的一封信

■ 侯军

重读《孙犁文集》,我是从第一卷第一篇开始的。这篇文章题为《一天的工作》,为“短篇小说”之辑的开篇之作。

作品的情节很简单,写三个孩子参与运送被抗日军民拆下来的铁轨的故事。编者将其编入了小说之辑,可是,我初读这篇文章时,正值20世纪80年代中期,彼时我正在编辑《天津日报·报告文学》专版——身在其位,自然会站在自身的角度来思考问题,尤其是参照对比了孙犁的其他文章,就发现这篇作品似不应编入短篇小说之辑,而应算作一篇报告文学。我的依据也是来自孙犁先生的一番“夫子自道”:在孙犁自述其《第一次当记者》的回忆文章中,写到他作为新入职的晋察冀通讯社记者,前往雁北地区采访的难忘经历,对这篇作品也在文末点到一笔:“接近旧历年关时,我们这个被称为记者团的三个人,回到了通讯社。我只交了一篇文艺通讯稿,即《一天的工作》。”

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,“文艺通讯”其实就是报告文学的别称,这在新闻界和文学界都有共识。而孙犁以记者的身份采写的这篇文艺通讯,即便不算新闻,也应归入散文之类,编进“短篇小说”显然不太合适——这就是我彼时彼刻,站在编辑的立场上,得出的论点。

刚好当时的《天津日报》副刊上,陆续登了几篇新发现的孙犁早期报告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,如《冬天,战斗的外围》《报告文学的情感和意志》等,这令我萌生了写一篇论述孙犁早期报告文学的评论文章的想法。我把这个粗浅的想法告知了孙犁先生,希望他帮我圈定一下他早期报告文学作品的大致范围。孙犁很快就给我列出一个文章篇目,这让我在感动之余,愈加发奋:白天,忙于繁杂的新闻采编工作;晚上,废寝忘食地把孙犁开列的文章篇目认真研读,并记了详细的读书笔记。而就在这一段刻苦研读的过程中,我发现这篇孙犁的记者“处女作”,在《孙犁文集》中似乎被排错了位。

正所谓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。我借着向孙犁先生汇报前一阶段研究成果的机会,给他写了一封长信,其中专门有一段谈《孙犁文集》中对这篇《一天的工作》归类“错位”的问题。原信摘要如下:

孙犁同志:
承您于百忙中为我提供关于报告文学的文章篇目,深为感谢!现在您提出的篇章俱已收集、拜读,文集中有关报告文学的作品亦阅过一些,粗略有了几点想法,同时也有些不明之处,今特去函求教,盼得到您的帮助。

您第一次作为记者采写的文艺通讯《一天的工作》(文见《尺泽集》),为何在“文集”中被编入小说一类?文艺通讯早些时候好像只是报告文学的另一称谓,倘若这篇文章是您当记者的第一篇作品,实际上就是您的第一篇报告文学。如此推论,不知是否正确?

虽然信中是以请教的口吻探寻发问,但我的观点却是明晰而鲜明的。我记得这封信和一份论文提纲是托文艺部的老编辑张金池转交的。老张曾

诗情话意

腊月的门扉(外一首)

■ 聂溪

时间的手,轻轻
推开腊月的门扉
一幅生动的年画
徐徐,展开——

一碗暖心的腊八粥
盛满岁月的五谷丰登
盛载人们的美好愿望
黏糯柔软、喷香甜美

一缕绵绵的炊烟
是对游子无声的召唤
吮嚼甜蜜的腊月记忆
宁静袅娜、轻盈缥缈

一首朴素的纪事年谣
规划奔趋新春的行程
抒发亲人团聚的温馨
节奏欢快、韵律和谐

一张回家的车票、船票
导演一幕感人的剧情
游子,千里迢迢归乡
慈母,倚门而立翘盼
春节的帷幕已徐徐拉开
新年的序曲正如如火如荼
所有游离已重返爱的中心
所有期盼将迎来梅的暗香

参加过《孙犁文集》的编纂工作。他一听我对《孙犁文集》的编辑体例提出了质疑,就善意地提醒我说,你不知道吗,这套文集是孙老亲自审定的——你指摘文集的编辑体例,实际上就等于是在批评孙犁先生啊!

我听罢暗暗后悔。是啊,孙犁先生是享誉文坛的大作家、老前辈,而我只是一个20多岁的无名小卒,竟然斗胆给他亲自编定的文集提意见,岂不是太冒失了?然而,信已送出,覆水难收,我只能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孙犁先生的回复,生怕引起孙老的不快。

两天后,老张给我打来电话,说孙老回信了,让我去文艺部来取。我赶去一看,岂止是回信,还有一本孙老的新著《老荒集》,上面还有孙老的亲笔题字——这是我收到的第一个孙犁先生的签名本。更令我惊异的是,孙老在回信中不仅完全赞同我所提出的看法,而且对我的探索给予了超乎预期的肯定,孙老的文信不长,全文如下:

侯军同志:
读过你的来信,非常感动。看来,青年人的一些想法,思考,分析,探索,就是敏锐。我很高兴,认为是读了一篇使人快意的文章。

这并不是说,你在信中,对我作了一些称许,或过高的评价。是因为从这封信,使我看到了:确实有些青年同志,是在那里默默地、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,研究一些实际问题。

我很多年不研究这些问题了,报告文学作品读得更少。年老多病,头脑迟钝,有时还有些麻木感。谈起话来,有时是词不达意,有时是语无伦次。我很怕谈论学术问题。所以,我建议,我们先不要座谈了,有什么问题,你可以写信问我,我会及时答复的。

关于你在这封信上提出的几个问题,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,你的推论,和你打算的做法。希望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,广泛查阅材料,然后细心判断,写出这篇研究文章。这对我来说,也是会有教益的。

你的来信,不知能否在《报告文学》上发表一下,也是对这一文体的一种助兴。请你考虑。原信附上备用。

随信,附上近出拙著《老荒集》一册,请你参考并指正。

祝好!
孙犁
十一月十三日

这封回信写于1986年11月13日,距今已经37年了。遵照孙犁先生的嘱咐,我把这封来信,连同我的那封信一起,发表在1986年11月28日的《报告文学》专版上,标题为《孙犁关于报告文学的通信》。

从这次书信往还中,我不仅真切感受到孙犁先生谦逊的品德与宽容的胸襟,更深深感受到他对青年人的真情扶掖与悉心呵护。由此开始,我与孙老的交往日渐频繁,孙老对我的成长也是一路扶持。

孙犁先生的这封来信,对我日后的人生道路选择,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:正因为孙老的这封信,我才立下志愿,要做一个“学者型记者”;正因为孙老的这封信,我才能够几十年如一日,“在那里默默地、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,研究一些实际问题”;正因为孙老的这封信,我才能够浮躁的世风中耐得住寂寞、经得起喧嚣,立定精神,笔耕不辍……

如今,我已年过花甲,退出报海。回首前尘,自感欣慰的是,我没有辜负孙老当年的叮嘱,一直在心无旁骛地“读书做学问”,虽然学问并没做好,但确实是研究了一些实际问题。更重要的是,我从孙老的为人处世中,知晓了何为入淡如菊,何为淡泊名利,何为文章立命,何为文人风骨……

重读孙犁,感恩!
(2022年6月23日,于北京寄荃斋)

走进腊月

懒洋洋的日光,已经
厌倦了冬天的压抑
迎面拂来的阵阵晚风
喊出对春天的渴望

走进腊月,走近春节
蜿蜒而上的乡村小路
牵回外出务工的儿女

乡音未改,乡情依旧
大街上,熙来攘往
脸上灿烂的笑容
怎能诠释了内心
极度的欢喜兴奋

走进腊月,走近春天
阳光渐渐暖和起来
大地渐渐苏醒过来
树枝也渐渐露出喜色